

杨家将演义

杨家将演义摇卷一

诗曰：

杨氏麈兴翊宋深，风闻将落尽寒心。
青衿叱咤风云迅，绿鬓挥扬剑戟新。
暗地有绳污白璧，明廷无象铸黄金。
英雄跳出樊笼外，坐对江山慨古今。

宋太祖受禅登基

宋太祖，姓赵，名匡胤，涿郡人。父名弘殷，为周朝检校司徒，岳州防御使。母杜氏，安喜人，生匡胤于洛阳夹马营中，赤光满室，异香经宿不散，人号为香孩儿。一兄：名匡济。三弟：曰光义，曰光美，曰匡赞。弘殷既逝，杜氏孀居，治家勤俭严肃。

时匡济、匡赞亦卒，匡胤、光义、光美俱命学于陈抟之门。抟乃华山处士陈搏兄也，壮年励志苦学，屡科不第，遂隐居教授，循循诱人。有诗为证：

落落人间数十年，随身铁砚一青毡。
丹墀未对三千字，碧海空腾尺五天。
贾谊长沙淹岁月，杜陵夔府老风烟。
倚栏读罢归来赋，肠断青山落照边。

是时陈拊见三子卓荦，属情训导，文传孔孟，武授孙吴。学业既成，一日呼三子趋前言曰：“某今老矣，不复能为若辈之师。我有一友，镇州人，姓赵，名学究，曾遇异人传授。汝等当往求教可也。”匡胤等遂辞别，竟往镇州师学究焉。后，匡胤仕周世宗，补为东西班行首，寻升殿前都指挥使，掌军政务，随世宗征伐，屡建大功，众心归附。

时世宗于文书筐中，得木简，长尺许，有字一行，曰：“殿前点检作天子。”次日，世宗将殿前点检张永德斩之，乃命匡胤领其职。世宗崩，子宗训立，加匡胤为检校太尉，领归德节度使。会逢大辽与北汉连兵五十万，自土门东下，侵犯中原。朝廷仓猝会议，遣匡胤率禁兵御之。是日，领兵出屯陈桥。同行指挥使苗训善观天文，见日下复有一日，黑光摩荡者久之，乃指示楚昭辅曰：“此非天命乎？”是夕，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、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高怀德、殿前都检讨张令铎、殿前都虞候王审琦、虎健右厢都虞候张光翰、龙健左厢都虞候赵彦徽相与语曰：“主上幼弱，我辈出力死战，谁则知之？今不如先立赵点检为天子，然后北伐。”众将商议已定。

次日黎明，军士披甲执戈，直逼匡胤寝所，大呼曰：“今我等无主，愿策太尉为天子！”匡胤醉卧未醒，闻众喧呼，惊起披衣，将欲问之。诸将扶拥出厅，黄袍已加身矣。众皆罗拜，呼万岁。毕，扶上马，拥还汴京。匡胤揽辔誓诸将曰：“汝等自贪富贵，立我为天子，能从我命则可，不然，莫能为若辈主矣。”众皆曰：“惟命是从。”匡胤曰：“太后、主上，我所北面事者，勿得惊犯；公卿皆我比肩，勿得欺凌；市中货物、府库宝器不得抢夺；不许妄杀一人。

听命者重赏，不用命者族诛于市。”诸军士诺诺应声，肃队而行。

既入城，拥匡胤直进崇元殿，召百官朝贺。匡胤曰：“未有禅诏，何敢遽升殿？”言罢，翰林承旨陶谷，遂从袖中取出诏书，读云：

朕兹冲龄，未谙国政，弗胜天位。惟尔太尉，练达治体，宜揽乾纲。今卜之于天，天心默顺；稽之于民，民情协和。朕乃效放勋之遗风，揭神器而授之贤卿。当步重华之芳躅，膺帝篆而敬其事，无上负彼苍眷顾、下失斯民仰望可也。

匡胤乃就殿前拜受毕，遂升殿，服袞冕，即皇帝位。百官朝贺毕，于是奉周主为郑王符，太后为周太后，迁之西宫。大赦天下，国号大宋，改年号建隆元年。封三代为皇帝，封母杜氏为皇太后，封妻王氏为皇后，封子德昭为皇太子，德芳为梁王；封兄子德崇为燕王，乳名大哥，人遂称为八大王，最有才能，人皆敬服。封弟光义为晋王，光美为秦王。文武百官，各升一级，遣使遍告郡国。有诗为证：

敕旨颁行去路赊，绣衣分彩照江花。

星披驿树人千里，为报乾坤属宋家。

时华山处士陈搏，延揽英雄，亦有觊觎神器之意，每遣人往汴京探听消息。是时跨着一驴，游于官道之上，忽手下报曰：“今赵点检受禅登基，遣使遍告天下。”陈搏听罢，惊慌坠地，乃曰：“鹿之逸奔，高材疾足者得之。”又复曰：“英雄回首作神仙。以声势虚誉论，彼固赫奕于我；以身心实益论，我又舒泰于彼。彼此各有一得，又何必拘拘于君人为耶！”太祖屡征不就，亲幸华山访之。陈搏接入庵堂，拜

罢，太祖曰：“子之高卧，其奈天下苍生何？如肯随朝就列，任择其职，朕毋吝焉。”陈搏曰：“陛下开诚心，布公道，以理天下，则天下幸甚！微臣幸甚！即终日立朝，亦不过此敷陈而已。荷陛下厚爱，臣他不愿，但乞陛下将此华山周围地土，写卖契一纸付臣。臣得千秋沾恩，且不没一时相顾之殷，而又显圣主待隐逸之优也。”言罢，太祖欣然索纸笔写之。陈搏谢恩讫，太祖命排驾回京而去。陈搏叹曰：“天下自此定矣。”有诗为证：

纷纷五代乱离间，一旦云开复见天。
草木百年新雨露，车书万里旧山川。
寻常巷陌多簪纓，取次楼台列管弦。
人乐太平无土马，莺花无限日高眠。

宋太祖既登帝位，石守信等奏曰：“辽、汉犯边，乞御驾亲征，军士始用命也。”太祖乃命李继勋为先锋，王全斌为统军都督指挥使，石守信为护驾大将军。即日三军起行，望太原进发，不日到了董泽，与北营对垒下寨。次日，太祖升帐言曰：“朕不知太原地理，今欲窥其虚实，谁敢辅朕一行？”曹彬曰：“何劳陛下亲往，遣两人前去足矣。”太祖曰：“卿言固是，但不似目睹之为真也。”思忖良久，谓王彦升、遵训曰：“汝二人选良马二匹，扮作西夏卖马客人，竟入太原观看地理，将周围形势，画成一图，带回与朕观之。”言罢，二人领命去讫。

却说北汉主姓刘，名钧，一妹配薛钊。钊一日醉甚，欲诛其妻，其妻夺衣得脱。钊至次日酒醒，恐汉王辱之，遂自刎而死。钊生一子，名继恩。钧无子，乃养继恩为己子。其妹复适何元业，生二子，长继元，次继业。钧又养为己子。

至是汉王钧殂，继恩即汉王位，与周甚仇，称子于辽，乞辽助兵侵周。辽乃遣耶律于越领兵三十万，由岭南而出。汉主命继元为元帅，继业为先锋。继业娶余氏，生七子：渊平、延广、延庆、延郎、延德、延昭、延嗣；又生二女：琪八娘、瑛九妹。俱善骑射，精通韬略。

继元领兵二十万，至白坂河下寨，是时见宋兵于对垒董泽下寨，即遣延广下战书，约次日交兵。时宋兵已到董泽五日，太祖升帐，正在思忆王、遵二人，忽报汉主遣人下战书。太祖召入，呈上书，览罢，与延广笑曰：“量太原弹丸之地，有甚难破？归语汝主早降，不失侯封。倘负固不服，指日擒捉，求生难矣。”遂许明日会兵。延广得命，将出辕门。王、遵入见，呈上地理图。太祖展开看罢，言曰：“太原在吾目中矣。”遂唤虎将桑锦：“今夜领兵三千，直抵白坂河左侧地名大汀渊埋伏，俟明日午时望白坂杀来。”又唤米轮：“领兵三千，直抵白坂河右侧地名鸡笼山埋伏，俟明日未时望白坂杀来。”米轮曰：“臣后桑锦进杀，只恐有失。”太祖曰：“地有远近故耳，不必多忧。”二将至晚，领兵埋伏去讫。太祖又命高怀德明日引兵三千，往大汀洲接应桑锦，张令绛引兵三千，往鸡笼山接应米轮。又命王守贞、李继仁明日领兵一万，抄出白坂河后杀进，曹刚领兵五千接应守贞等。太祖分遣已定，诸将领计去讫。

继业调兵拒宋

却说北汉主升帐，谓诸将曰：“南兵此来，决非昔比，必用奇计，方可胜之。”言罢，报延广回，入帐告曰：“小

将观宋君英勇雄壮，非寻常类也。”汉主曰：“曾有何言？”延广曰：“说汝主来降，不失侯封，否则明日决战。”汉主曰：“汝观彼营有可捣之处否？”延广曰：“无有其衅。但出辕门之时，见两人入去，却似前日在此卖马之人。臣沿途思忖，此必细作来窥地之形胜者也。”言罢，继业奏曰：“臣已知之矣，乞主上调兵御之，彼必成擒。”汉主曰：“卿知其何为？”继业曰：“左侧大汀洲，右侧鸡笼山，两处可以埋伏。宋人既窥地形，彼必遣兵埋伏于此。急调兵往中途截住，使他不能进攻可也。”汉主曰：“卿既知之，早遣军士防御，孤何禁焉。”

继业得旨，退出军中，唤过渊平、永吉：“明日五鼓，汝二人各领兵一千，同去左侧十五里路上俟候，但听信炮一响，一人杀往大汀洲去，一人杀回。”又唤延惠、张德：“明日五鼓，亦各领兵一千，同去右侧十里路上俟候，信炮一响，一人杀往鸡笼山去，一人杀回，勿得有误。”又遣妻余氏，打白令字旗，领兵一千，往白坂河后接战。分拨已定，延惠、渊平等各整顿去讫。

却说太祖次日临阵，头戴一顶双龙升天黄金盔，身穿一件双龙升天绣罗袍，头上盖着一柄七檐绣龙黄罗伞，跨着一匹腾云赤龙驹。左手列着王全斌、张光翰、潘仁美等一十八员大将，右手列着李继勋、石守信、赵彦徽等一十八员大将，一字儿摆开于南。北汉主头戴一顶嵌金日月凤翅盔，身穿一件洒花滚龙衣，头上盖着一柄珍珠黄罗伞，跨着一匹铁蹄碧玉骢。上手有继元、耶律休材、张知镇等一十五人，下手有继业、不花颜儿等一十五人，一字摆开于北。太祖传令，两军休放冷箭，两主亲出打话。有诗为证：

旗拂西风剑吐虹，陈师列旅两争雄。
山河自古归真主，枉向军前鼓舌锋。

太祖马上问曰：“汉王何在？”汉主答曰：“孤在此，有何话说？”太祖曰：“汝窃据太原，称孤道寡，偷生一隅，亦已足矣，奈何谋逆不轨！朕兹来削平祸乱，救生民于水火之中，定一天下。汝若上识天时，下穷人事，倒戈弃甲，束手归命，犹不庙绝血食。苟如执迷抗师，决不轻恕。汝降与否，速自裁之。”汉主曰：“自三代以下，唯汉高祖提三尺剑，诛无道秦，得天下最正，后世谁敢议其非！岂似汝欺人孤儿寡妇，以窃神器乎！孤高皇之后，职此一方，亦守先人旧土耳。使高皇在天之灵，祐孤征讨诸镇，复一区宇，分所宜然，未为过也。汝今但当以窃据自责，而可以责孤耶！”言罢，太祖怒曰：“谁为朕擒此贼？”右手李继勋，左手王全斌，应声而出。北阵上继元、继业两骑齐出接战。四将交战数十合，不分胜负。太祖急令放信炮，亲自出战。继业自思，捉得太祖胜斩百将，遂奋勇抢过阵来战太祖。太祖亦抖擞精神迎敌三四十合，只望埋伏之兵杀来。继业知其意，乃诈败而走。太祖赶去。继业拈弓搭箭，当太祖胸前射去，那马忽昂头跳起将箭衔着，遂把太祖掀落于地。继业正欲近前砍之，忽潘仁美杀到，大喝：“逆贼敢伤吾主！”挺枪直取继业，太祖遂跳上了马。继业将标枪标中仁美之马，仁美落马；继业抛之，只去追赶太祖。太祖见仁美落地，继业又打红令字旗来追赶，乃暗暗叫苦。忽二将杀至救驾，乃李继勋、王全斌也。先时李、王二将杀入北阵，追赶汉主，只听北兵一片喊叫：“先锋射死宋主！”声如鼎沸。李、王二将大惊，急勒马杀回，来救太祖。太祖慌叫曰：“仁美马中

此贼之枪，今坠于地，先锋快去救之。”李继勋闻言拍马去救，只见北军围住了仁美，将枪乱刺。仁美在地上，左跳右跳，将枪东遮西隔，恰似耍拳一般；望见继勋大叫：“先锋救我。”继勋将北军杀散，夺其马匹与仁美骑之，并辔杀出北阵。

继业在南阵中，左冲右突，如入无人之境，又令从军高声大叫，要捉宋皇。北汉主被李、王二将追赶，走得心疼。既而不赶，恐己身有不测之灾，遂鸣金收军。太祖亦鸣金收军回营，见仁美身被数十余枪，乃曰：“卿遭重伤，朕心何忍！”遂命回汴梁养病。又问曰：“三路军兵不见一人杀到，何也？”言罢，三路败军回报：左侧渊平、永吉领兵伏于中途，信炮一响，一人迎战桑锦，一人回战高怀德；右侧延惠、张德领兵伏于中途，信炮一响，一人迎战米轮，一人回战张令绎。王守贞、李继仁被一女子打着白令字旗接战，勇不可挡。王守贞险被那女将杀了，但幸李继仁将画戟砍去，那女子才抛了守贞。继仁与守贞两个夹战，那女将全无半毫惧怯，后复有二将杀到，王守贞、李继仁败走回阵。言罢，太祖惊曰：“朕初欺其无谋，今观此人行兵，不亚孙、吴，使朕晓夜不安，但不知其为谁？”有诗为证：

太原继业独钟灵，卓萃胸藏万甲兵。

摧敌破围能解冻，宋君惊讶询威名。

却说太祖问罢北汉行兵之人，遂查点军士，伤折一万，太祖哀悼之甚。曹彬等奏曰：“敌人量我军杀败，必不准备，臣今夜去劫他寨，不知陛下以为可否？”太祖曰：“朕亦有此意，但今日行兵之人，谋略甚高，恐此谋难出其料，去徒损军。”曹彬曰：“无妨，臣领几千敢死军，虚去劫寨，

彼军埋伏于外者，必竟杀来。乞陛下复率大队掩之。彼虽有智谋，安测度到此？”太祖遂命曹彬、石守信领五千敢死军，去劫汉寨；又命王审琦、王彦升、李继勋等领三万健军掩之。分拨已定，只待三更始去。

却说继业回营见汉主曰：“臣正要捉宋王，因何收军？”汉主曰：“孤心陡痛，恐有不测，是以收军。”继业曰：“宋兵虽败，未损大将，今夜必来劫寨。三军必要出寨，留下空营，不必交兵。彼放信炮，汝等亦放信炮，虚张声势，待天明，看动静交兵。”汉主曰：“彼来劫寨，趁黑地杀之，何故令不交兵？”继业曰：“宋主行兵，曹瞒无贰。彼必令敢死军先入，其锋难当。只放炮呐喊，诳他大队军兵杀进。在内之军，必奋勇杀出。两下自相杀戮，岂不胜于交兵！”言罢，汉主大悦，三军领计去讫。

却说曹彬、石守信领敢死军杀入北营，放起信炮。只听得北营亦放炮呐喊，曹彬等只说有军杀来，随即杀出；王审琦等亦只说北兵杀出，一径杀进。俱不觉是自己之兵，闹了一晚。及天色微明，方认得是自己之兵。正欲收军，继业驱兵杀出，砍伤甚众。太祖大恸，言曰：“二阵折伤军士如此，将奈彼何？”又问曰：“彼是何人主谋，朕必定计擒之。”石守信奏曰：“闻巡逻之兵回说是令公。”太祖曰：“名唤令公？”守信曰：“非也，名唤继业。”太祖曰：“缘何又唤令公？”守信曰：“继业出战，打着红令字旗，其妻出战，打着白令字旗，因此号为令公、令婆。”太祖曰：“朕亦闻此人，有勇善战，北方称为无敌将军，不想又有玄妙之智术也。朕若得此人归顺，何愁四方征讨。”遂命军士休息，复取太原地理图看之。即唤何继筠、王彦升领兵五千，

径过石岭关，直抵镇定关下寨，但逢辽之兵到，令彦升拒之：“汝于岭下引兵，佯为截其归路之状，彼兵必退，不敢前进。”又唤王全斌、桑锦领兵三千，埋伏于莫胜坡，但有太原兵来，即出截之。太祖分拨已完，四将领兵去讫。

继业夜观天象

却说继业收军，是夜仰观天象。次日进汉主御帐，奏曰：“臣昨夜仰观星象，见毕舍月宿，主有久雨。”汉主曰：“将如之何？”继业曰：“传令军士，出砍柴薪。军分三停，一停擂鼓呐喊，一停执炮箭待敌，一停砍柴。临回之际，齐呐喊几声，烧尽南蛮。”汉主曰：“此主何意？”继业曰：“惑乱彼心，使不识吾之所为。”又唤张德、永吉领兵三千，往镇定关迎接辽兵。汉主曰：“孤望彼军来救，缘何反遣兵去接他？”继业曰：“日前观宋行兵，深知地理。彼必发兵往镇定关，拒截辽兵，臣所以调兵迎之。”乃嘱二将曰：“路途必有埋伏，惟谨提防。”二将领兵去讫。

却说宋军见北军呐喊砍柴，次日进帐奏知太祖，说北军如此如此。太祖莫解其意，犹疑不定。是夜天清气朗，太祖与诸将出帐观星，乃曰：“汉主气数虽微，然亦一时不绝。”言罢，回顾皓月，大惊顿足，连声叫苦。诸将曰：“有何故也？”太祖曰：“数日忧折军士，未观天象，今见月离于毕，大雨不止。”诸将曰：“明日亦令军士出砍柴薪。”太祖曰：“明日不过午未时，滂沱降矣。”次日遂令军士砍柴，至午天果大雨。北汉主曰：“南蛮只有半日柴薪，能够几何？”有诗为证：

宋主伤军未睹星，薪蒸未备苦难禁。

滂沱子夜倾如注，闷损沙场戍客心。

太祖因雨闷坐中军，忽报何承睿回营。太祖曰：“天虽大雨，今得承睿回来献捷，朕怀少慰，又足以慑服继业，自今以后，不敢轻视吾军矣。”诸将犹未准信。既而承睿入帐奏曰：“大辽遣耶律于越领兵至镇定关前，臣父子依圣上计策，于越果怯退三十里下寨，不敢入救。臣回至中途，又遇王全斌手下游卒，说汉主命张德、永吉领兵去接辽兵。二将骄傲，说在本境之内怕甚埋伏，及至莫胜坡，夜宿其地，众军畅饮酩酊大醉。王全斌引军围着，尽皆杀之，并未逃走一人。”太祖曰：“惜夫天雨，不然，大事济矣！”承睿曰：“臣父乞陛下再遣兵防御，恐辽知兵少，驱大队杀来，难以抵敌。”太祖曰：“无妨，天有久雨，俟晴破了太原，辽兵闻风自遁，不必益兵。”复曰：“继业天文地理尽知，真神人也！”承睿曰：“臣于彼地，闻人云：‘交兵若遇红白令，生死由他不由命。’其名如轰雷灌耳。”有诗为证：

战斗夫能妇亦能，威声轰轰若雷轰。

令旗红白飘扬到，十将逢之九不生。

太祖因承睿之言，乃曰：“朕设计，屡被破之，此人果非虚声。”诸将曰：“因何张、永二将，又被全斌砍之？”太祖曰：“非继业之罪，乃二将不用命也。设继业亲行，必无是祸矣。看此人智略，过朕远焉！欲取太原，必先获继业，继业一得，太原不足取也。”

是时，风风雨雨，将近一月。才晴两日，太祖即遣兵搦战，如是者数次。汉主召继业进帐问曰：“南兵一晴，即出挑战，大辽救兵，又不见至，将奈之何？”继业曰：“南兵

搦战，此不足惧，但辽兵以時計之，久当至矣。今不见来，必路途有甚阻滞。”言罢，令军士摆香案，卜一卦，看其吉凶。遂卜得《归妹卦》。乃曰：“阻隔之神得令，然亦无凶。”汉主曰：“已遣张、永二人去接，有甚阻隔？必有回卒来报。”继业曰：“待卜张、永二人，吉凶如何。”遂卜得《师卦》，三爻发动，乃断曰：“六三，师或舆尸，凶。”大惊曰：“张、永二将休矣！”言罢，只听得宋兵呐喊搦战。汉主曰：“不如写书诳宋退兵，孤上太行山去，彼奈我何哉！”继业曰：“写书言降，纵得脱难，示弱甚矣。决不可为！”汉主曰：“宋君新受周禅，伐蜀讨越，无往不利，想有天意在。我若逆之，戕害生灵，获罪于天，必难逃活。且将天下地舆论之，宋得十之九矣，以此相较，孤本弱小之国。以小事大，以弱事强，识事势者为之。故大王勾践，当时行之，始以图存，终以强大。卿谓孤示弱，彼大王勾践所为亦非欤？”继业曰：“主上所论极是，若要如此而行，虽出奇兵大杀一阵，使宋不得遂志，方肯从请。不然，彼必不肯退兵。”汉主曰：“卿宜斟酌行之。”继业曰：“主上亦不必写诈降书，只陈利害，令其退兵可也。”言罢，遂唤延广领三千铁石弓兵，今夜前去埋伏于董泽右侧山下，俟明日信炮一响，驱兵齐出射之。延广领计讫。

次日天晴，太祖又遣兵搦战。将至午，天忽黑暗，太祖收军，继业乘势驱兵，突出赶杀，直逼宋营。延广闻信炮响，催军齐发弓弩，射死宋兵不计其数，夺得马匹枪旗甚多。汉主收军，谓继业曰：“卿之神见，仿佛周尚父也。”不在话下。

却说太祖被继业大杀一阵，折军数万，伤感不已。忽辘

门外报北汉主遣人下书，宣入呈上。太祖览其书云：

北汉主致书于大宋皇帝麾下：孤今出师雪恨，为周也，非为宋也。诿意陛下承乾，乃遇其会。第周宗既灭，冤仇已绝，孤复何憾！实欲罢兵，休养生灵，不知陛下亦肯父母斯民否？然太原刘氏庙貌在焉，纵欲百计图之，孤必百计防之，以尽世守之义，而存刘氏之血食耳。惟陛下怜之，谅之。北汉主端肃谨书。

太祖览罢，以示诸将，诸将知太祖有退兵意，乃叩头愿尽死力，急先攻击。太祖曰：“汝曹皆朕训练，无一以当百者，所以备肘腋而同休戚者也。朕宁不得太原，肯驱汝辈冒锋刃以蹈于必死之地乎！”众皆感泣。时天久雨，军士多疾。太常博士李光赞奏曰：“曩尔晋阳，圣上亲讨，粮饷浩烦，取怨黔黎。陛下肯回銮驾，命一大将屯上党，夏取其麦，秋取其禾，粮草充足，军士有资；且宽力役之征，使劳者得息，此非荡平之策乎？”太祖从之，命先锋李继勋屯兵上党；又遣人撤回何继筠等；遂令赵普晓谕诸将，解围而还。汉主亦上太行山而去。

后乾德七年，太祖遣人驰书于汉主，其书云：

太原土宇非远，而苗裔正朔不加者，比乃朕鞶鞶之下，难令外氏据而有之，比之卧榻之上，可容他人鼾睡耶？子今恃强，虎踞此土，若果有勇，早下太行，决一雌雄，庶几家国事定。否则干戈扰攘，岁无虚日，汝欲宁居巢穴？难之难也。

汉主看罢，以示继元、继业。继业曰：“主人不必回书，听其兵来，臣自有退兵之策。”

后至开宝九年，秋八月，太祖命党进、潘仁美、杨光

美、牛思进、米文义五路进兵，攻打太原。汉主慌与群臣商议退兵之策。继业曰：“须遣人求救于辽。”辽乃命耶律领兵三十万救之。继业设计，将五路之兵，尽皆杀败而回。耶律亦引兵回辽去讫。

太祖传位与太宗

却说开宝九年冬十月，太祖有疾，晋王入问安。太祖谓之曰：“汝龙行虎步，他日当为太平天子，然必得贤宰执相辅佐也。朕幸西都，有一儒生，姓李，名齐贤，学问渊源，因其狂妄，朕彼时怒之，未及取用，至今尤悔，汝可擢为宰辅。有文臣，必要有武将。朕征太原，有一将，名继业，人号为令公，此人天文地理，六韬三略，无不精通，行兵列阵，玄妙莫测，乃智勇兼全之士，朕恨未获用之。他日汝破太原，获其人，当以兵柄授之。”又曰：“朕因太后昔疾，曾许五台山降香。朕想此疾难瘳，倘谢尘之后，卿当代往酬焉。且太后遗命，深刻于心，此天位必传于卿，卿宜恪遵朕命，无负所托可也。”晋王曰：“愿陛下万万春秋，臣安敢受之。”太祖曰：“卿且退，来日定夺。”晋王遂退。是夜疾重，复召晋王、赵普入内，嘱咐后事。太祖谓赵普曰：“卿今为证，朕谨遵太后立长之命，将位传与晋王，日后亦当轮次传之，无负朕之心也。”言罢，命立盟书，置之金滕匮中。复命赵普及左右远避，召晋王至卧榻之前，嘱咐后事。左右皆不闻声，但遥见烛影。之下，晋王时或离席，若有逊避之状，复后太祖引斧钺（音擢）地，大声谓晋王曰：“好为之！”俄而帝崩，时已漏下四更矣。王皇后见晋王愕然，

遽呼曰：“吾母子之命，皆托赖于官家！”晋王曰：“共保富贵无忧也。”有诗为证：

太祖之心却似尧，皇纲授弟弃如毛。

早知身后违盟誓，何似当初不与高。

太祖既崩，太宗即位，文武朝贺毕，奉王皇后为开宝皇后，迁之西宫，大赦天下，改元太平兴国元年。封弟光美为齐王，封德昭为武功郡王，封德芳为山南西道节度使、同平章事，封八王为殿前都虞候指挥使，兼南北招讨大将军，封子元侃为七王。文武大小，各升一级。

太宗既登大位，乃谓群臣曰：“先帝有遗旨，命取太原、五台山降香二事，卿等说以何者为先？”曹彬曰：“今国家甲兵精锐，驱之以剪太原孤垒，犹摧枯拉朽耳。太原一破，乘势往五台山降香，甚为便也。”太宗曰：“恐去意不专，神弗鉴也。”曹彬曰：“五台山在太原之北，今往降香，大辽战其前，北汉袭其后，进之不能，退之不能，非自罹于虎阱乎？且取太原者，即所以取往五台山之路也，神安得不鉴其诚？”帝意遂决。乃命潘仁美为北路都招讨使，统领崔俊彦、李汉琼、刘遇春、曹翰、米信、田重进分道征讨北汉，命党进为先锋。又遣郭进领兵三万往白马岭，以截大辽救兵，遂封郭进为太原石岭关都部署，郭进领兵去讫。

却说大辽萧太后，遣挾马长寿来问曰：“宋何名遣兵伐汉？”太宗曰：“太原乃朕地土，彼今据之，屡为遗患，殊为逆理，所以兴兵问罪。汝归告主，若不发兵相救，和约如故；苟或护之，无他说，惟有战而已矣。”长寿归奏萧太后，太后曰：“南朝出言如此不逊，欺先帝之没故也。”大辽主贤卒，子梁王隆绪立，生有脚疾，尊母萧氏为太后，参

决国事。至是遂遣南府宰相耶律沙为统军大元帅，冀王敌烈为监军，领兵二十万救汉。太宗兵屯绛阳，北汉主兵屯柳都，两军相对月余。

太宗一日升帐，仍将太原地理图看之。既毕，遣崔彦俊、石守信，各领兵五千，埋伏于太行山下，俟汉主败回，即杀出，截其归路。又遣李汉琼、刘遇春各领兵五千，埋伏于阴丘，俟汉主败走至此，即出兵截住，勿使其走入大辽；又遣曹翰、王全斌领兵三万，明日从东杀入柳都；遣桑锦、米信领兵二万，明日从西杀入柳都。又遣先锋党进、李继勋领铁骑一万，明日从中路杀进。又遣潘仁美领兵十万，攻打太原城。又命曹彬、张光翰为左右救护，各领铁骑五千。崔彦俊等领计去讫。

次日，北汉探马忙报汉主曰：“大宋兵分三路杀来。”汉主曰：“昔日宋兵侵害，被继业杀得不敢正视吾军，今日不幸业病，谁复为孤破敌？”言罢，潸然泪下。忽一人厉声曰：“主上何效儿女子所为，彼虽有攻城之策，俺亦有守城之谋。臣请为主上破之。”众视之，乃宰相郭无为也。汉主曰：“卿有何策？”郭无为曰：“乞主上命臣调遣诸军将，臣自有破敌之策。”汉主曰：“大宋兵临寨外，甚为危迫，孤今命宰相退之，但有诸军将不服命者，不必奏闻，即以此剑诛之。”无为跪授毕，即唤继喁、李勋领兵三千，从左杀出迎敌。又唤楚材、薛陀佳领兵三千，从右杀出迎敌。又唤渊平、方伯、任牛领兵一万，辅驾从中杀出。又唤张明为先锋，领兵三千，先出迎敌。又唤延惠、继芳领军一万，为左右救护。诸将领兵去讫。

却说宋兵三路大队小队杀到，宋党进一马当先，恰遇汉